

牧野

作家丛书

MUYEZUOJIA
CONGSHU

王婆卖瓜

■ 刘德亮
编

WANGPOMAIGUA



时代文艺出版社

王婆

卖瓜

刘德亮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婆卖瓜/刘德亮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牧野作家丛书)

ISBN 7-5387-1922-9

I. 王... II. 刘... III. 综合作品集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398 号

王 婆 卖 瓜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5638648 发行科:5677782
E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写了 30 多年稿子，编了 20 多年报纸，编编写写，有苦有乐，其中最大乐趣，莫过于拆读友人和读者来信，特别是自从主编《教育周刊》以来，收到了数千封来信，其中从未谋面的学生来信最多。我把这些来信装订成册，足足有几十本，时不时翻看一下，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心灵的陶冶。来信中的赞誉让我脸红，来信中的真诚让我感动。说心里话，我真的没有来信中所说的那么好，那么优秀，他们的天真、纯洁、正直、热情和对我的信任常常使我汗颜。来信就像一面镜子，让我常常照照自己，不敢污了脸面，像一把尺子，让我时时量量自己，不敢逾规。

早就有把部分来信编入书中的打算，一是让这些来信成为我人生的激励，二是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三是以此留住与读者真挚的感情和友谊。

从几千封来信中随便选了一百封，并将近年来朋友和老师写我的十篇评价文章一并编入此书。也算了却一个心愿。书中来信部分基本上原样照搬，未作改动，有个别错处有时也照搬了，特别是“的、得、地”的用处。编这本书，大有吹嘘自己抬高自己的嫌疑，而我这个从来都不敢张扬也无资格张扬的人，也鼓足勇气“张扬”一次，故书名曰《王婆卖瓜》。以此为序，见笑大家了。（书信中来信者的姓名作了一点处理，请来信的朋友谅解）

目 录

序

评论集 10 篇

1	老刘	史国新
7	贝壳与星星	王怀让
10	诗歌小屋的居民们	陈所巨
13	如此华章如此情	李洪程
16	东鳞西爪说德亮	宋伟富
21	站在心灵的净地	杨士文
24	刘老师	勾祥文
27	刘德亮, 中学生的知心朋友	侯振云
30	未了夙愿	杨琳芳
32	我眼中的刘德亮老师	张爱民
35	心路飞鸿(书信 100)	



老 刘

史国新

我说的老刘是新乡日报社的老刘,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日报社副刊部主任刘德亮。

老刘不算太老,四十七八岁吧。老刘确切的生日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了。他出生的那个年月正是河南农村穷得皮包骨头的年代,再加上弟兄姊妹们多,所以,父母对孩子的生日都记得不太准。尽管老刘身份证上也煞有介事地有生日,但他从来不过,他知道,那是他随意勾勒出来的。朋友们有时给老刘开玩笑说,老刘的文章不敢再做大了,不然生日之谜真够搞文学史的学者们考证的了。

老刘先前写诗,后来写散文诗,再后来写《白话人生》之类的格言,前前后后也写了三十几年了。写诗的时候他还年轻,也混上了个漂亮的媳妇,诗里拧出来的都是浪漫和梦幻。到写格言的时候,他让生活弄得严峻和冷酷起来,像把



社会都放到了X光机里一样，看穿了看透了看得一丝不挂，害得许多人都把他的格言压到玻璃板下。写东西写到极致的时候便招来了许多崇拜者，还真有少男少女也不知道老刘长得啥模样，一封信一封信地表述着敬仰与渴望。这些年老刘收到的来信足有几千封之多，老刘都当成宝贝似的存放着，他说这是粮食。有许多次老刘被邀请到学校坐主席台，当主持人介绍老刘时，许多学生伸颈寻望，像瞅歌星一般兴奋和激动，但老刘不足1.7米的个头和让文字揪拽成的微微歇顶，让不少期望值过高的崇拜者深深叹了一口气。

日子和经历把曾经很有点儿血气方刚的老刘摆弄得很随意和散漫。在生活上，老刘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尽管在报社这样文人聚集的地方，尽管也常常出入冠盖相拥的场所，尽管常有文人雅士的沙龙之事，老刘都不做一点娇嗔修饰遮掩之态。吃个口香糖，他从嘴里嚼嚼再吐到手里，然后像拽烩面一般揉捏拉扯，直至玩够再扔掉。不管多么文雅高贵庄严的酒宴，老刘点的第一个菜肯定是花生豆。吃捞面条永远“胡噜胡噜”一扫而光。

老刘在穿衣服上一直是个白痴，随便拿出一件衣服，你说一千元他信，你说十块钱他也信。他不知道任何品牌的衣服，他不知道“W”和“M”的念法，读“W”为“口朝上的”，读“M”为“口朝下的”。有一次，他一天都在嘀咕，走路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左看右看两腿也没有毛病，后来还是朋友们发现说，你的鞋怎么一个跟儿高一个跟儿低，老刘这才脱鞋一看，原来一只鞋的鞋跟儿不知何时已没有了。

老刘不太喜欢别人说他是诗人,在各种场合,一有人介绍他是什么什么诗人他就反感,急急忙忙让人家打住。惟一让人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是老刘太喜欢大自然,不仅仅是一般地爱到青山绿水处游玩。比如老刘爱钓鱼,他最讨厌到很标准的水泥池子里钓鱼,感觉在那样的环境中钓鱼就像在一堆牛粪旁吃饭一样是很煞风景的事情。他爱到野塘土坑,寂静得没有一个人,芦苇遮天,野花铺地,钓得着就钓,钓不着就躺在野草里,嘴里像牲口一样嚼着残花野草,让野风给他按摩,让阳光给他沐浴。一次在延津的汲津铺,钓着钓着就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汲津铺当时很空旷,难见居所和行人,天水一色,浑浑浊浊。老刘那时不想躲风,也无意避雨,他大概突然感悟到原始的蒙眬、生命的初始,索性脱光了全身的衣服,用红薯秧遮住了下身,在风雨中一边漫无边际地狂奔,一边狼嚎鬼叫地吼叫,那次他是让自然的琼浆给灌醉了。

老刘住的是单元房,他在单元房里曾经喂养了大概除骡子、马、牛、猪之外的不少小动物:有狗、兔、鸭、鹅、鸡,还有猫、刺猬、松鼠、鸟等等,也有金鱼、鲫鱼之类,但能长时间喂养的也极少,不是夭折就是放生或送人。近几年老刘又开始侍弄花草,最多时一个客厅摆了贵贵贱贱 20 多盆花草,可进屋不几天大多耷拉着叶子打不起精神,一时间老刘家的阳台上干枯的花草和失宠的花盆激增。后来,老刘喃喃自语,养什么都不如养孩子,自从姑娘去外地上了大学,老刘抚养孩子的念头与日俱增,那次听说路边有个弃婴,老刘闻风而至,左翻右看,但还是让一位坚定不移者抢先一步

给抱走了。有几次老刘对媳妇半真半假地说，咱到山里抱一个孩子养吧。媳妇朝他一啐说：“作精吧你！”

老刘现在过得豁达而惬意，于名于利他都无所求。“名”，老刘在新乡是有了，凡识文断字的新乡人大都知道有个老刘。老刘至今之所以笔耕不辍，不是勤奋所为，实为名声所累，能保持着晚节，让新乡人还知道有个老刘已经足矣，写出河南，写红中国老刘从来不想。老刘懒散，吃穿不讲究，又爱睡懒觉，早上让他早一点起床跟让他上刑一样。老刘勤快，每年都要写上几十万字的作品，曾经有一年全国二百多家报刊上发表了的东西，被圈里人戏称为单打冠军。老刘干啥事都有自己的底线，这样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固执很傲慢，有时候又让人感到很真诚很义气。老刘如今对自己那一份固定的较丰厚的工资相当满足，时常也有学生孝敬点儿烟酒，隔三差五也有稿费不期而至，所以老刘从不想做生意挣大钱之事。钱这东西，没有不行，太多了出事。老刘名利上没了奢望，便在家里常高一声低一声哼小曲，也到音像店去租光盘，也到茶楼里和人家“斗地主”。

打从去年起，老刘猛然热衷于打篮球，至今豪情不减。报社的篮球场自建起就一直寂寞，这两年鬼使神差球场疯了样没有消停过，每天傍晚，如撵狼打兔，篮球场一片欢腾。老刘便是球场的常客之一。老刘个头不高，打篮球绝对先天不足，但瞎子走路，眼不行耳朵好，他的外围投篮极为精准，确有百步穿杨之功，因此常常要有一防守队员盯死他。每到下午，篮球场上“老刘、老刘”的叫喊声此起彼伏。除篮球，老刘还善乒乓球，善游泳。老刘自己说，年轻时曾参加



过省游泳集训队，横渡过信阳的南湾水库，并有北京体院一年轻、漂亮、体形绝佳的女游泳老师言传身带，让老刘至今浮想联翩。不过，老刘的泳姿确像科班出身，尤其善蝶泳，常常招来一池子男女的观望。

老刘的豁达和随意愈老愈坚，其实从骨子里老刘是一个很小心很谨慎很敏感很悲观甚至很绝望的人。对生命短暂的无奈，对人生莫测的恐惧，对宇宙亘古无垠的哀叹是老刘今日豁达和随意的外部流露和宣泄。老刘有时不敢看山之雄浑而绵延，不敢看海之壮阔而诡谲，不敢看风雨雷电，不敢看满天星斗。在北京天文台看一场穹幕电影，茫茫星海，无际无涯，小小地球，如沧海一粟，在以亿兆年的时间隧道里，在以光年为单位的遥远中，人是什么？人算什么？“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宇宙星辰常常搅得老刘夜不能寐。钱算什么？名算什么？白日里的雕虫小技，同行里的恩恩怨怨，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可叹！

3年前，壮得如牛犊一般的老刘，号称不知扎针是何物的老刘突然大病一场，转氨酶陡然升至4000单位以上，是正常人的100倍。老刘在病床上结结实实地躺了两个月。这两个月让老刘恐慌了，流泪了，感悟了，他对生命存在的感知像经过了炼狱一样升华了。他的病至今不知是怎么得的，他的病至今也不知是怎么好的，像上帝约他谈了一次话，像神灵给他办了一次培训班。从那一天起，老刘不给任何人红脸了，从那一天起，老刘偏安一隅很少参加什么无聊的活动了，从那一天起，老刘格言之类的东西更加尖刻而厚重了。老刘至今已出版了十几部书了，不，按老刘的说法是



十几本，他说他的书不能称部，只能算学生交的作业，得论本儿，可见老刘还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去年，老刘当上了省政协委员，有人开玩笑说：刘委员往那儿一站，人虽然不高，可政协的地位在不少人心里一下子高了个档次。老刘只是一脸的憨笑。

真实的老刘，永远童真的老刘，光阴匆匆不再伪装的老刘，愿你快乐而健康。



贝壳与星星

王怀让

如果说大海是诗，海滩是散文，那么，贝壳该是散文诗了。

如果说太阳是诗，月亮是散文，那么，星星该是散文诗了。

我喜欢散文诗，因为我喜欢贝壳。

我热爱散文诗，因为我热爱星星。

刘德亮就是这么一个在海滩上活蹦乱跳的孩子，他蹦着跳着，便拾到了许多贝壳。

刘德亮就是这么一个在夜空下扳着指头数星星的孩子，他数着数着，便把许多星星都摘到手里了。

包括散文诗在内的整个文学就是这么一个玩艺儿：一个年青的玩艺儿，一个不老的玩艺儿，一个新鲜而生动的玩艺儿，一个活泼而天真的玩艺儿。因此，包括散文诗作家在内的所有文学家，都应该永远是一个孩子，他的自然年龄可



以增长,可以是八十岁、九十岁耄耋老人,但他的心理年龄都应该永葆青春。他应该永远有一颗孩子的心,一双孩子的眼。如是,他才能够永远写出作品,写出好的故事和美的文字。

刘德亮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当然他现在还正值中年,如日中天,方兴未艾,但是从他的作品看,他的作家年龄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青得多。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生气,闪烁着露珠,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一个孩子在海滩上拾贝壳的顽皮相,可以看到一个孩子在夜光下数星星的捣蛋劲儿。

最早认识刘德亮的散文诗是从认识刘德亮的散文开始的;最早认识刘德亮的诗是从认识刘德亮开始的。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一副青春的学生的面孔,一双渴望的学生的眼睛,这面孔、这眼睛便一直刻在我的心里了。之后,刘德亮参加了工作,当上了编辑,成了诗人作家,但我数度见他,他的面孔之青春和眼睛之渴望似乎一点都没有变——他的面孔就是他的名片,这名片向人介绍,刘德亮永远是个孩子;他的眼睛似乎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永远在读书看报。我没有机会同他长谈,但我坚信他肯定是有作为的。后来,我便看到了他的诗集;再后来,我又看到他的第二本诗集;再再后来,我更读到了他的许多散文和散文诗。

我刚刚阅读完毕的散文诗集《青春寄语》,是青春写的,是写青春的。把青春摊开在稿纸上,把青春分解成方块字,把青春电脑照排,把青春装订成册——我说,这是一本青春手册,一本青春字典。年青的朋友们,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爱情、你的家庭、你的意志、你的信念、你的奋斗、你的



登攀,很激动吗?那你就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同你一道言志;很兴奋吗?那你就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同你一起抒情;感到艰辛了吗?那你就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帮你抖掉肩头的疲劳;有点寂寞了吗?那你就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带你走向繁华与热闹。

写诗必须老实。老老实实在生活中去,老老实实在生活中的诗意一个方块字一个方块字地拾到方格纸上,如同这本集子中的《脚印》那样:“人生的双脚,每一步,都要走得踏踏实实;每一步,都该是生命的一个坐标;每一步,都该是一条崭新的人生风景线。”只是我想再加一句:“每一步,都该是一首押着新的韵脚的新诗。”

写诗又不能太老实了。太老实了你就写不成诗了,你必须永远保持一副顽皮相或者一股捣蛋劲儿,你才可能领到诗的王国的通行证;这也如同这本集子中的《顿悟》所悟出的:“学会爱吧,用孩子的心去爱。用孩子的纯洁、孩子的天真对待别人,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只是我也想再加一句:“对待诗,对待诗中的每一个韵脚和每一个标点。”

眼下正是新秋上场的收获季节,刘德亮刚刚把一堆散文诗的禾穗装进一个口袋,肯定又忙着到田野上去收割阳光、捡拾芬芳去了——祝他满载而归。



诗歌小屋的居民们

陈所巨

1986 年春天,北京十里堡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的高等学府。320 房间的三位居民全是诗人,由此得名“诗歌小屋”。我是诗歌小屋的第一个居民,钱叶用迟到,我帮他先在小屋报了户口。刘德亮本来在另外房间,被我抓过来。我们的小屋就得以完成,整个被诗歌占领。

刘德亮,中国人的常规姓名,叫德亮的少说也有几万。不仅姓名常规,相貌身材也常规。除了不爱经常洗澡之外,几乎完美无缺。河南人大都具备中原气度,诚实憨厚。德亮更是实在,叫人放得心。我很有眼力,那么一抓,就抓来个好朋友。

我提前离开鲁迅文学院,有事回家。同学们开玩笑,说是家乡有个小情人等我。其实是冤死人,我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她说爸爸不在家她心里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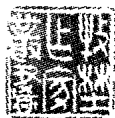


算是临别酒会吧，邀几个朋友小饮，有一半是河南人。德亮匆匆打完每天必打的一场篮球就来参加。那时我才知道，人才是多么容易埋没。向来不喝酒的刘德亮，竟喝得爽快；向来不太爱唱的刘德亮原来有一副好嗓子。

我一开始就被大家的拳头举成副班长。简称“班副”，听起来当然就是“班父”。孩子们，我会象主一样地爱你们。阿门！可惜我这“班父”太恋家，总是逃回，叫那些举起的拳头失望了。

我们的小屋一直被诗笼罩，连梦与睡眠也在内。德亮的勤奋令人吃惊，四个月写了厚厚两大本。他的白信鸽大概飞遍了整个中国。钱叶用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写。有一夜被人发现三点钟仍在四楼走道上徘徊。他写完之后就回到小屋开灯，将我和德亮梦的白瓷碟摔个粉碎，叫你用强力胶也粘补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抗议，就命令他夜里象猫一样进门，并且严令：半夜开灯者格杀勿论。

可悲的是后来我们被扑克诱惑，小屋从此就痛苦不堪。喧闹声肆无忌惮地击碎邻居们的酣梦之碟，叫他们也无法粘补。我们并没意识到是在制造灾难。小屋的居民们，加上常来入侵的伊甸、楼奕林、何首乌，都热情地让智力之溪汨汨地流入五十四个小平面。诗人的心没有疆界，最能理解人，最能宽容，但在牌桌上不行，你死我活。伊甸、钱叶用打牌会算计，特别的狡诈，德亮仍是实在，能不输？我也常输，因为我简直不太想在这种游戏中去动脑筋。后来，我们又神差鬼使，几乎不约而同地感觉到扑克的威胁，浪费生命！于是，就自己解放自己，德亮划了根火柴，那些K们和



Q 们,就都在小屋之角壮烈牺牲。

后来,叶用叛离“小屋”,去经营他的独立王国。我又逃离。只有德亮坚持到最后。我们的小屋最后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怀念“诗歌小屋”也相互深深地忆念着……